

Inner and Outer

卷里圈外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庄羽 ■ 著

卷
里
圈
外

庄羽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圈里圈外/庄羽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4.1

ISBN 7-5391-2555-1

I.圈... II.庄...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6085号

圈里圈外

责任编辑 邓 滨 彭学军

特约编辑 阴牧云

装帧设计 汤 靖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 X 1240mm 1/32开本

印 张 10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7-5391-2555-1/I · 585

定 价 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1...

基本上我是像猪一样地度过我的每一天，实际上我身上的确有一种类似猪的气质，我管它叫忧愁。当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习惯按照我们猪的方式把这个令人迷醉的城市分成若干圈：工作圈，娱乐圈，朋友圈，文化圈……

我喜欢待在我的娱乐圈里，因为我有猪的气质，我讨厌工作，我的电脑有时候令我产生一种欲望：呕吐。我喜欢文化圈，拉着文化的大旗，我是一头与众不同的有文化的猪。朋友圈也是一个不错的猪栏，试想一下，一群有共同癖好的猪聚到一个圈里会是什么景象？

说了这么多，我只想证明我其实喜欢做一头猪。我区别自己与一头普通的猪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变换猪栏，从沙漠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从小山沟到大都市，从六道口（六道口是我在北京的家）到多伦多，我是一头走过了万水千山的猪。

我的猪朋猪友很多，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不同层次，有文化名人，性产业工作者，机会主义头子，资本家，以及外资企业里的包身工，甚至我家胡同口开黑车的贾六最近与我的交往也日益密切起来。每次我走出胡同口，他的快报废的破夏利就哗啦哗啦叫着停在我面前，每次我都硬着头皮





坐进去，花打捷达的钱找回坐拖拉机的感觉。有一回我坐贾六的车去国际俱乐部，门童把我当成快递公司取邮件的，用特怪异的眼神看着我。之后为了避免类似的遭遇，每次去高级场合我都从我家小区的后门绕出去，穿过两条小胡同打辆正儿八经的出租车。

我是个娱乐记者，没什么钱，在北京活得还凑合，每个月的钱除去打车、上网、吃饭、喝酒、买衣服、健身之外要是再能有富裕的话，那肯定是报社的会计昏了头往我的工资卡里打了双倍的工资，当然这种令我兴奋的失误她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我没什么存款。可是我的猪朋友们都觉得我是一大款，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感觉来源于我高贵的气质，猪的气质。不过，我现在有钱了。我把一个我认识了很多年的著名女演员从以前混草台班子到成为一个三流小明星到现在别人都叫她大腕的堕落史胡乱编排了一个柴禾妞变成白天鹅的聊斋，被一个长相类似村支书的大导演相中了，拍成了电影，作为我勇于胡编乱造的回报，我有了一张写着好几个“0”的支票。具体几个？这可是我们文艺圈里的秘密，我要说出来了，会遭到同行的指责的，所以我不能告诉你究竟我赚了多少钱，反正不老少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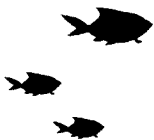
自从我进到一个新的猪栏之后，就平添了许多新的烦恼，那都是我过去当小报记者的时候采访对象们经常唠叨的烦恼。如今，伴随着人民群众给了我一点点儿荣誉，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以前所从事的是一个多么可耻的职业。

基本上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最多就是我现在出门不用害怕忘记带钱包了，我只要对人说我是某某某，基本上都

能把问题摆平，当然了，总有个别觉悟比较高的人民群众对我的三流编剧身份持怀疑的态度。我说自己是三流编剧其实是因为我这个人做人比较低调并且谦虚，实际上我的知名度并不像你想的那么低。那回中央台有个栏目还请我去做了一回嘉宾，只是因为请的大腕很多我没捞着什么发言的机会。但实际上，摄影师给了我一些特写镜头，而且时间还都不短，每次足足有三秒钟，而且我长得不算难看，相信一定有许多热心观众能记住我的真诚的笑脸。

那天我又忘了带钱包，又是从后门出去打了辆出租车，我要跟一个朋友去捉奸。半路上我发现钱包没在书包里，我跟师傅说了，我说您别担心把我送到目的地我朋友会替我付账的。那师傅一听就急了，横眉冷对着我，义正词严地朝我嚷嚷：“少来这套，这事我也不是没遇到过，上回有个坐台小姐赶去怀柔度假村接客，她也说到了那儿肯定有人付账，结果呢，到了地方人就不见了。八十多公里我还放空车回来，这叫什么事啊！你说一小姐还在乎这一百五，跟我一开出租的计较什么？我累死累活一天开十三个小时，连个份子钱都赚不出来……”他絮絮叨叨的，好像上回去怀柔接客的人是我。为了表明我不是他想的那种人，我说：“师傅，咱调头回去，我上家拿钱包，然后我还坐你车走。”那时候车已经开到了蓟门桥，他还是调头回来了。我猜，他肯定是被那帮性产业的“小姐”坑怕了。

到胡同口，我看见贾六，他正跟另外几个开黑车的同事探讨怎么蒙留学生钱的问题，正积极地向同行兜售经验。我家门口有一涉外宾馆，里面住了很多语言学院的外国留学生。





我看见贾六，对他招手：“六哥，快！我没带钱包，赶时间呢。”贾六便颠颠地跑向我，解下他腰间的小挎包，问我一千够不够？我说：“差不多。”从窗户接过他递给我的钱，直接叫司机师傅把车开走了，连个“谢谢”也没说。其实我不是一定要跟贾六借钱，我就是想证明给司机师傅看，我不是他想的那种人。

果然，他对我刮目相看，说我一看就像个文化人什么的，紧接着对我发表反动演说，大骂社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开出租挣的钱太少。

我到了目的地，看见我的猪姐妹李穹正在车里抽着烟，戴一墨镜，穿件黑毛衣，嘴唇红得发紫，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古墓丽影》中的劳拉。李穹以前是个空姐，自从五年前勾搭上了她的现任丈夫张小北已经由一个清纯的劳动模范堕落成了现在的地主婆。当年她套住张小北的时候，张小北只是一个偶尔才能坐坐头等舱的专卖盗版影碟的小贩，她跟我说张小北肯定是只潜力股，于是把自己的血本全部押在了这只潜力股上。她大概天生具有投资天赋，果然，张小北这只潜力股一路狂飙，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几千万的身家，盗版碟的买卖也早不做了，现在是一个网络公司的CEO了。男人啊，一旦有了钞票做后盾，总能找点儿麻烦点缀平淡的生活。张小北不甘心就这么被李穹套牢，种种迹象表明，他包养了一个小蜜蜂，目前正准备割肉，甩掉李穹。我的姐妹李穹自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声称一定要抓现行，然后依据他们家的刑法以及张小北的认罪态度，考虑是否将这只原始股转让。

李穹一看见我，马上发动了车，我刚一坐上去，就体验

到了赛车的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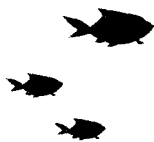
“孙子，我今天高低得见见张小北这朵狗尾巴花给我招来一什么德行的小蜜蜂。我今儿要不揍得他满地找牙，算我白活了。”

“我说李穹，咱可说好了啊，不能在外面闹，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好歹小北现在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了。”

“屁！面子是别人给的，脸可是自己挣回来的。他自己都不要，我还给他脸？”李穹一脚死刹车，我头咣当一下撞到挡风玻璃上，鼓起一大包，我看着她一副红卫兵去抄家的气势硬是皱着眉头忍着疼跟她下了车，直奔1101房间。据可靠情报显示，张小北和他的小蜜蜂匿藏在这里。

*2...

张小北真菜，开门一看见李穹就跟中国队遭遇了高丽土人似的，一下就乱了阵脚。李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眼睛里放射出杀手的光芒，一会儿射向张小北，一会儿又射向小蜜蜂，半天就是不说话，让我怀疑她是练习了与什么×轮功相似的××大法，想用意念把这两个人杀死。不过我以前好像听李穹说过，这招似乎是先从气焰上打击敌人，消灭他们的斗志，然后再将他们歼灭。不过谁知道呢，李穹这家伙把毛委员当年的作战理论运用得出神入化，并且随时有可能改变战术。我在一边看着，不由地也被李穹眼中的杀气逼得紧张起来。





那女孩清清秀秀的，最多不过 23 岁，多少带点儿学生气，身材有点儿像搞舞蹈的。

“老家是哪儿的啊？”李穹用当年老佛爷吩咐小李子的口气盘问小蜜蜂。

平心而论，若是在战争年代，这只小蜜蜂肯定能成为刘胡兰或者江姐第二，面对敌人的凶残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与李穹对峙。我心里着实为李穹捏了把汗，我特了解李穹，她其实是个纸老虎，充其量也就是个塑料的。为了发挥我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使劲咳嗽了一声，用一种别人欠我 800 块钱的神情藐视着胆敢与我对视的她。对于我这样一个胆怯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做到这一步已经达到极限了。我一咳嗽，躲在我身后的张小北使劲从背后掐了我一把，下手真重，肯定后背青了一块。

“我问你从哪来的？”李穹真怒了，拍案而起，把我都吓得一激灵。小蜜蜂倒很从容，瞟了张小北一眼，用极其藐视李穹的口气回应道：“你这么大声干嘛啊？我是湖南人。”李穹被她激怒了，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抡圆了巴掌在小蜜蜂脸上留下两片桃花，这回李穹的气势上来了。小蜜蜂见张小北没有帮她的意思，低头捂着脸，不做声。

“你丫真够孙子的，现在不说话了？滚过去，跟你的小蜜蜂站一块！”李穹对着我怒吼。张小北就躲在我背后，我移动了身体，以便李穹能够直面张小北。

张小北到底是张小北，蹭蹭两步走到李穹跟前，抓住她的胳膊往外拖：“什么事回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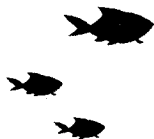
“回什么家？！”李穹一把甩开张小北，“你还想回家？”

我告诉你张小北，你丫要是不要脸我也不怕丢人了，堂堂大网站的CEO在酒店招妓也算个大新闻了，我要不给你抖落到妇孺皆知就算我李穹白活这么大。我还告诉你，离婚，你想都甬想！”她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张小北。我在旁边看她哭得那么凄惨，心想到我发言的时候了，不然李穹日后会怀疑我的文学造诣不够骂人于无形之中，说什么她都是我的好姐妹。我扶着李穹在沙发上坐下来，对张小北说：“你还不快拿个毛巾过来。”张小北拿毛巾的工夫，李穹又上来一股怒气，抄起茶几上一个烟灰缸朝小蜜蜂扔去。倘若郝海东射门能赶上李穹哪怕一半的功力，中国队肯定玩似的打进十六强了。我想最近李穹花了3000块钱参加跆拳道班真没白练啊，指哪打哪。

张小北听见小蜜蜂的惨叫，像闹钟里面的小人儿似的倏地一下蹿了出来，用白色的毛巾捂住小蜜蜂的额头，跟吃了老鼠药似的对着李穹翻白眼儿：“你他妈的也别忒过分了啊，给你脸你找不着北了是不是？”

“你他妈包二奶还有理了张小北？这种小婊子我弄死她都算替天行道，我告诉你张小北，我给你三天时间，你把这小蜜蜂给我处理清楚了，不然的话我跟你丫死磕！”凶手李穹义正词严地命令张小北，随后对我挥挥手“走”。我像个小跟班儿似的跟在她身后走出了酒店。

出了门，我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李穹跟解放军似的踢着正步向前走，我听她发动汽车产生的惊天动地的轰鸣声，真想跟她商量商量我打个车走行不行。但我又一想，不能扔下她，这个时候她跟个煤气罐似的，易燃易爆，为了首都人





民的安宁，我义无反顾地上了她的车。

“李穹，咱慢点儿开啊。这事生气也没用，张小北也不是无情无意的人，给他几天时间。”我劝说李穹。

“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李穹又戴上她的大墨镜把现代当成赛车开。我坐在她旁边慌忙系上了安全带，双手紧紧拉住扶手。

一路上，谁都没说话。我了解这个猪姐妹，她心里这时候正滴血呢。我要是软言细语地开导她几句，那肯定跟疏通了有淤泥的河道似的，她眼泪肯定哗哗的，所以我什么都没说，任凭她把汽车当成飞机开。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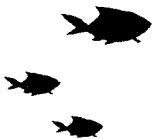
李穹是我通过张小北认识的。说起来我刚认识张小北那会儿还是七年前。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冬天里他穿件绿色的军大衣就站在我们家胡同口的天桥底下，逮谁就压低声音跟谁问：“师傅，要碟吗？进口的国产的都有，便宜。”一脸的严肃，跟个大尾巴狼似的，鼻子尖通红，偶尔还流着鼻涕。

有天晚上我从语言学院听完英语课回家，从他身边经过，感觉一个东西向我倒来，像个人，我慌忙躲过，那东西咣当倒在天桥底下。我低头一看，敢情是每天都能见面的大尾巴狼兄弟，我在过路群众的帮助下送这厮到了海淀医院。人民医院为人民，死活跟我要500块钱押金才能让张小北同志入住，我想这也是本着对国家医疗事业负责的精神。当时

张小北同志远没有现在这么富态，要不是从他身上翻出一张北京的身份证，打死也没人相信他居然是一首都青年。我估计要是有西方记者拍到他当时的惨状肯定又得以为中国在闹饥荒，要不也得以为又是一冤假错案的家属上京告御状体力不支昏倒街边。反正他当时是充满了悲壮色彩地躺在病房里高烧四十多度。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这厮醒来之后看着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包，天桥底下那包，碟都在里面呢。”极具革命色彩。那时候我们报社刚组织看完电影《焦裕禄》，我一下想起了焦书记在病榻上还关心兰考人民的镜头，险些落下泪来。

我跟他问了他们家地址。那时候电话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普及，我大冬天的在一个大学同学的陪伴下骑车一个多小时到他们家宣布这个不幸的消息。张小北他爸警觉性特高地揪住我问是不是车祸，是不是我撞的。我当年就是一大学刚毕业的小姑娘，他们家老爷子的话简直让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了，我对天发誓不是车祸，再说我没车，我就一辆二六的永久，就是撞也不能把他撞咋地。他爸将信将疑地跟我往医院方向走，生怕我跑了，我只能对老爷子实话实说：“我还垫了500块钱住院费呢，我没拿到钱你就是赶我我也不走。”到了医院，问清了情况，张小北他爹才还给我500块钱。我想我日后的堕落跟那次助人为乐却被当成肇事者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

张小北出院之后我又在天桥底下遇到他一次，他是专门等我跟我道谢的，请我吃了一顿涮羊肉。那次我才知道他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打算跟几个同学合伙搞个小电脑公司，





卖盗版是他们筹集资金的一个方式。后来我每次路过中关村看见天桥底下推着自行车或者背着小书包向路人兜售光碟的青年都能想起当年的张小北，甚至在张小北同志已经走进了千万富翁的行列之后。我前年有一回跟朋友去雕刻时光喝咖啡，路过北大南门，一神情略显憔悴的青年压低声音问我：“小姐，办文凭吗？身份证、护照都能做，价钱好商量。”记忆深处那个兜售盗版光碟的张小北又鲜活起来，好像就在昨天。

如今，我侧目注视着张小北那打扮得比明星还时髦的老婆李穹，真是感慨万千。那年我送张小北到医院里，他在昏迷的时候还紧紧捂着绿色军大衣口袋里的那两百来块钱。张小北真是我的朋友圈子里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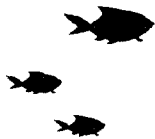
李穹又一脚死刹车把现代停在三环边上一家酒吧的门前。“走！”下了车她继续狠狠地踢着正步向前走。这家叫做1919的酒吧是我和朋友们常来的地方，老板是台湾人，我以前做小报记者的时候常常为了追逐采访对象来这里。但那时我并不喜欢这里，觉得这里太闹腾，最主要的是东西都死贵死贵的，后来我有了一点儿名气之后才喜欢来这里，因为这里的東西贵，因为这里够颓废，因为这里也是我的一个猪栏。

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奔奔，用贾六形容奔奔的话说：“丫是北京一大鸡头，坏得出水儿。”贾六跟我说话从来没什么忌讳的，有时候我觉得他人挺实在，有时候怀疑他是故意的，有些话怎么下流怎么说。我听一个开饭馆的邻居说贾六坐过五年牢，好像因为打架打死一个人，我一直也没问过他。奔奔把贾六当成知己，每天都会照顾贾六的生意，用他

的车往北京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练歌房以及一切需要性服务的场所运送小姐。所以有时候我说贾六像个肉贩其实没错，他至少也为繁荣北京夜生活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运输环节。

奔奔是孤儿，我最早听说她的名字也是从贾六的口中。我觉得吧，贾六这个人身上有一点特值得习惯过河拆桥的人们学习——谁对他好他会一直记得，并且老念叨——他对奔奔就是这样。自从奔奔照顾他的生意开始，每回我坐他的黑车他都跟我提及奔奔，有一回他跟我说：“初晓你说我的生活多有意思，我既能认识你这么有名的作家，我还能跟奔奔那种社会败类做朋友。呵呵，你六哥我是真崇拜你呀，像奔奔那样的败类，枪毙十回也该够了。”每当我听见贾六这么实在地说话，我就特想把他当成一个好哥儿们，我觉得贾六活得特真实。

对了，初晓是我的名字，姓这个姓氏的人不多。上回我去参加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录制时，主持人介绍我说：“这位是最近很走红的一位年轻作家初恋。初恋，多好听的名字啊，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他满嘴跑火车，我不得不提醒他：“对不起，我叫初晓。”他自我解嘲似的马上更正道：“哦，对不起，这位是青年作家初晓，初恋是她妹妹。”说完自己跟吃了摇头丸似的兴奋异常。我怀疑他说起初恋想到的不是第一个女朋友，而是第一次“那个”，不然怎么会那么兴奋？我当时想难怪全国人民都在反映要提高主持人的素质呢，就这种下流的种马都能进电视台，那贾六都能提名十大杰出青年了。





*4...

我跟奔奔第一次见面是在贾六的安排之下，在海淀二里庄附近的一个粤菜馆里。我跟贾六早早地等在那里，奔奔一出现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贾六唬我呢。因为面前站的女孩眉清目秀得一塌糊涂，穿一套日本式的学生制服，头发整齐地在头顶束成个马尾，跟我家附近语言文化大学的学生根本没有分别。

贾六一看见奔奔就嚷嚷着：“我操，奔奔你丫怎么打扮得跟个处女似的。”

奔奔很羞涩地在贾六肩膀上拍了一下，说：“讨厌！你要再这么骂我我就走了啊，这年头你骂我傻B都比骂我处女让我能接受。”我一听她说话的口气就绝对相信她就是奔奔了，跟传说中的一样，只是，她比我想像当中显得纯净，纯净多了。

奔奔跟我说话不卑不亢的，倒是我处处小心翼翼地回答她的每句话。奔奔改变了我对性产业工人形象的看法。通过那次与奔奔的接触，我肯定了，在学院路、知春路等海淀区的主要街道上那些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女大学生其实不少都是性产业工人，因为她们的神情与眼前的奔奔相差无几。见过了奔奔之后，我已经不能很准确地区别她们了。

那天我对奔奔的印象还行，她说话有点儿糙，可都很耐人寻味，经得起推敲。比如她说的那句“这年头你骂我傻B

都比骂我处女让我能接受”，我个人认为就很符合她的职业特点，这也从侧面反应出她是一个很敬业的性产业领袖，总之我很欣赏她工作的热情。

*5...

话说回来，那天我和李穹走进1919，一眼看见奔奔正在发狂地变换各种姿势摇头，有传统的上下摇，一般的左右摇，还有高难度的八字摇法。我远远地看着她不知疲惫地扭动身体，晃动脖子，不知多久她才能恢复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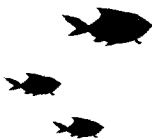
我给李穹要了一瓶百威，自己要了一杯咖啡，点燃了一支烟。李穹特能喝酒，我做好了今天得把她背回去的准备。

“李穹，你这会儿千万别逼张小北。我了解他，丫绝对逃不过你的手心儿。”我对着李穹打包票。

李穹又一次拍案而起，对着我大吼一声：“初晓你也是一见色起意的家伙，我知道你当年跟张小北有过一腿，你到现在还帮着他。”

我一下子就没词儿了。怪只怪我当年觉悟太低，没有把张小北对我的邪恶感情掐死在萌芽状态，甚至对于张小北的勾搭我多少表现出了一些兴趣，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崇高的未婚女青年对色狼应有的抵抗力，以至于留下了李穹口中“有一腿”的不良记录。

如今面对李穹同志正义的责问，我再一次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只好更坚定地表达我在张小北包二奶问题上的立场。





我说：“李穹，你可得相信群众啊。这回我可是铁了心地跟你站在一起，对待张小北这种社会败类就算枪毙他十次都不过分。”我自己听着这话都觉得耳熟，仿佛谁跟我说过似的。我一瞥见奔奔就想起来了，这是贾六形容奔奔的话。实际上嫖客跟妓女的性质是一样的，奔奔该枪毙多少回张小北就该枪毙多少回！

“再说了，李穹，想当年我不也是一时糊涂嘛，你不能因为过去就怀疑我对真理的信仰不是？人家打胎的还有个悔过的机会呢！”

说起这个打胎我有点儿窝火。我上大学的时候很是积极向上，一心想着入党。我那时候是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大四那年，为了能赶在毕业之前入上党，正四处找寻表现自己的机会。有一回女生公寓三楼的下水道堵了，我得到消息感到特兴奋，当天下午就带着生活部两个干事去疏通。当然了，我是部长，负责指挥，干事干事就是干事情的人。那两个大二的新生拿着铁丝叉钩又捅累得满头大汗，后来竟有一股红色的污水涌上来，再一钩居然从下水道里钩出一个刚成型的胎儿来。我做梦也没想到啊，原本想找个表现机会的，居然给自己找了一大堆的麻烦。

我们三个当时就傻了，先是叫来了看公寓的大妈。那老太太特激动，从一看见那小东西就一直发抖，嘴里喃喃着“造孽啊，造孽啊”，还不停地指着那个耗子般大小的肉球上面的两个小黑点让我看，“你看，你看，那是眼睛啊。”最后竟激动得昏了过去。我心里想，你自己胆子小就不要一直盯着看嘛，这回倒好了，送医院抢救！人是活过来了，落了个